

笔

成名总在无意间

茹喜斌

世间总有想成名者，尤以今人为甚，且成名的招数可谓无所不有，甚至无所不用其极。尤其某些高干子弟，以现代传媒狂轰滥炸还嫌不威，还要淋墨涂鸦以石勒之欲求不朽。但名之长春，并非刻意之事，反而是以此外物者，其速越快腐烂亦快。倒是那不经意间成了名的，却能百世不朽代代流芳。

唐代诗人张若虚，仅存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但这一首，却抵上今人的百首千首涛涛万言，也抵得某些官仕手中现代传媒的隆隆炮声。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”这磅礴阔大之中，这清莹绚丽之中，这神思悠远之中……不就是张若虚恒于天地日月的名吗？张若虚没有做过大官，充其量是一小吏，但后人因了他的诗而记住了他的名字，历史因了他的诗而多了一颗耀眼的星斗。想那张若虚生前决无执意成名之欲，当是无意间成就了他千

古不朽之名吧。

浩浩历史的长河中，无意间成名者不胜枚举，这让人沉思绵绵，也让人感悟多多。

韩信落魄时，在河边遇见了洗衣的漂母。这漂母看他饥肠辘辘实在可怜，就天天分给他饭吃。韩信万般感激，说：“吾必以重报母。”漂母说：“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？”后来，这漂母被司马迁写进了《史记》。漂母不会想到，就是她的赠食之事，使韩信立下大志，忍辱负重历刀光剑影，舍生忘死经浴血征战，终于成就了大业，漂母也因此名存于世，为后人所传扬。李白曾诗云：令人惭漂母，三谢不能餐！而后世文人多有以漂母为典故者，以表达人生的寄兴与感慨。如此看来，漂母之名实在盛之又盛了。

陕西省有一邵平村，是以秦朝的邵平命名。这邵平原本秦朝大臣，秦灭亡后，刘邦放了他一条生路。为了活命，他就到西安的东郊种西瓜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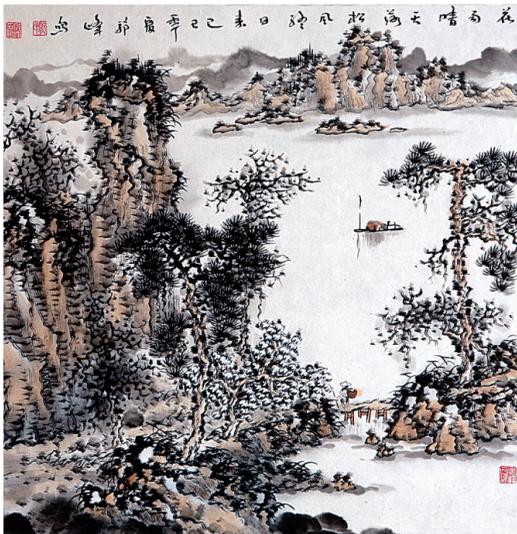
了。邵平种瓜非常卖力，钻研技术，精耕细作，日夜侍弄，就如同养儿育女一样。因而，那瓜就个大味甜，以致百里闻名，被誉为东陵瓜。这件事也被司马迁写进《史记》流传至今。而历代文人更有许多写邵平的诗作，阮籍在他的《咏怀诗》中曰：“昔闻东陵瓜，近在青门外。走辇距阡陌，子母相钩带。五色耀朝日，嘉宾四面会。膏火自煎熬，多财为祸害。布衣可终身，宠禄岂足赖。”诗中写邵平当年种瓜卖瓜的盛况，描述得十分详尽。陶渊明亦在《饮酒二十首》中言道：“衰荣无定在，彼此更共之。邵生瓜田中，宁似东陵时。”劝人们随遇而安，淡然世间。李白在《古风》中以“昔时种瓜人，青门东陵侯”来抒发对邵平的怀念。这邵平也是十分地盛名了。

这些古人，断不曾想到他们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下来，他们更不会像今天那些挖空心思倾力成名者那样不择手段，或攀龙附凤，或自我吹捧，或追逐权力……有时我想，今天那些靠人吹喇叭抬轿子出名的人，那些靠

显赫身份呼风唤雨出名的人，那些靠出钱让人炒作出名的人，甚至是靠自曝秘闻排事、玉体写真出名的人是那么的凄惨和可怜。倒是这些古人的名来得实在。他们没有对名誉的追逐之心，更没有要流芳百代的欲望，他们人生的信念就是要做好一件实实在在的

的事。这些事如同心野上葱葱的绿草、绰然的花朵，生长着自然的光彩，释放出醉人的芬芳，因而这些事虽小，却含着智慧和人性的光芒，更含着一种生命的朴实和真诚。

成名总在无意间。由古人而至今人，或许对我们有着许多的启发吧。



松风终日来(国画) 郭峰

1984年“八一”建军节的前3天，我从西安陆军学校来到了赫赫有名、心驰神往的“铁军”部队。在“铁军”这座熔炉锤炼、砥砺的22个春夏秋冬，我见证了许许多多重大活动，曾有过太多的感慨和自豪。在有限的记忆长河中，“铁军”部队“把驻地当故乡、视人民如父母”的真人真事至今历历在目，宛如昨天。

那是1994年刚过完春节的一天，春寒乍暖，在“铁军”部队“叶挺独立团”作战室，时任团长的贺德刚正在部署演习任务：“全军夜间训练现场会将在我部召开。我们要以战斗的姿态，坚决完成总部赋予的演习任务！命令炮兵营担负演习区域群众迁避任务！”我和营长刘云泉向团党委立下了“坚决完成群众迁避任务”的军令状。

所谓迁避，就是在规定时间内把演习区域内所有群众迁移到安全地带。随后，我营以摩托化机动方式开赴“战区”——豫西某县摩天寨地区。

忆

鱼水之情永难忘

刘宏伟

师政委杨中路直接对我营赋予任务：“三天之内掌握地形、道路、村庄和群众；演习开始以后，必须保证迁避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！”军令如山！我带领连长、指导员和村支部书记、主任，翻山越岭，走村串户，标记村庄位置，了解居民数量，在两天的时间里，基本掌握了预定落弹区的情况。在此后12次的实弹演习中，我官兵夜寝忘食、披星戴月、不辞辛苦，圆满完成了近20000人次的群众迁避任务。

不记得是哪一次了，迁避区的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到了打麦场上。战机轰鸣，炮声隆隆，杀声震天，演习区内一片火海，狼烟四起。突然，一个村庄的上空烈焰升腾，惊呆了的群众突然

醒过神来：咱村子起火啦！群众像疯了一样向起火的村庄奔去。正是演习时间，面对失控的人群，以少有的语气向群众吼道：“谁也不许越过警戒线一步，烧毁多少财物，部队加倍赔偿！”也许是我的威严，也许是群众的憨实，人群中低声的哭泣之后，竟是一片出奇的静默。“情况解除！”大约晚十点多的时候，我组织全营官兵将群众安全送回村庄，以最快的速度将火扑灭。房屋被烧的村民，得到满意的全额赔偿。我又组织全营伙食单位、118名党员为他家送粮、捐款，很快稳定了群众情绪。

最后一次演习，也是正式演习。军委、总部首长来了。上级首长下达

了“严密组织、精心指挥、全力以赴、万无一失”的命令。离演习还有56分钟，“上石板沟村一产妇临产，坚决不出房屋”。接到报告，我的脑袋“嗡”地炸啦。我命令司机：以最快速度向上石板沟开进！半个小时，炮车飞一般地“跑”完了12公里的山路。我几乎是跳下炮车，不顾一切地奔向产妇房间。村支书到了，村妇联主任到了，产妇的丈夫站在床前……“将架马车改装成担架，被子铺厚，平稳抬行，赶快转移到安全地带！”我一边以坚定的口气命令，一边将200元钱放到产妇的枕边。野外，山风劲吹，12名战士用身体和雨衣围起的屏风内，一个新生命“呱呱”坠地。

部队演习结束了。济南军区转发了我们部队《“赶”群众走为“感”群众走》的经验，集团军文工团还编演了《金老汉下山》的山东快书，我营被上级评为演习群众工作先进单位。



山那边的孩子(国画) 王传银

八峰嶂寨

马清贤

八峰嶂寨，在海拔733米的高山峰顶，位于荥阳市环翠峪景区正西北偏北的群山中。它的东边是海拔682米的卧龙岗寨，西边偏南是海拔856米的天堂寨(二寨寨)，三寨寨是不同时期的建筑，却在同一弧形山脉上，直线相距不过三华里，很是巍峨壮观。

八峰嶂寨的城墙全长930米，随其地势的凸凹，高低不尽相同，寨之东北最为宏伟的一段约有450米长的城墙，高度都

在10.5米以上，其余部分最低处也有4~5米。整座寨墙都是用较为方正的青石块垒砌而成，厚度2米，女墙高1.8米。该寨只有东西两个城门，门首嵌刻：“八峰嶂寨，清咸丰十一年修”。

据中山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的《环翠峪丛书》(张长宽著)上说：“八峰嶂寨复修于清朝咸丰年间。碑曰：‘为防洪杨’而建。此寨均用较大青石筑成。周围十多个山寨，都没有比它再坚固完整了，所以成为当地百姓逃避荒乱的地方。山之中峰，峰顶有一石窟，是人们避身之处，人称山顶洞。有一石人，挺立于该洞之下，恰似难民的保护神。”

关于“八峰嶂寨”名字的由来，张长宽老师所著《环翠峪丛书》(三)上说：“据传很早以前，有人在这座山上的天然蜂窝中，一天收到八窝蜂，自此，当地人把该山称为八峰嶂山。山上建寨后，又叫八峰嶂寨，俗名八峰寨。”

既叫“八峰嶂寨”，不管“峰”字是“蜂”或是“风”的误写，却不可忽视“嶂”字在这里起的作用。“嶂”的解释是：“直立像屏障的山峰。”像屏障的山峰既能挡“风”，亦可落“蜂”。就是孰非，有待考证。

《野西瓜》读后

杨育才

程顺立先生向我推荐一部书稿，让我看看写得咋样，能不能出版。我和程顺立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他知道我长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，于是我便认识了谷新耀以及他的书稿《野西瓜》。

初识谷新耀让我有点吃惊，不是他曾经穿过军装的军人气质，而是他对文学创作的痴迷精神。这种精神是三十年前我很熟悉的，从许多作者身上看到和感受到的狂热或执着。那时的作者几乎没有计较稿费，甚至有许多人自愿不要稿费，完全全出自对文学的热爱而忘我地创作。不少作者的创作是业余的业余，把创作当做一种使命。如今，不要说业余作者，就连不少专业作家，也很少动笔或者不见“银子”不动笔了。也难怪，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，文字不自觉地就会染上商品属性。可是谷新耀却不然，他给我的感觉依然像三十年前那些作者：一样的单纯、一样的冲动，一样的热血沸腾而富有使命感。他说他想写，就写，不写出来睡不着觉，写的不满意连吃都不香。尽管他的本职工作很忙，但他却能忙里偷闲，常常灯下走笔而且乐此不疲。我理解，这是一种创作欲望，很苦却很干净，难能可贵。

从他的作品中，可以印证上面的印象。《野西瓜》是一本以写人为主的散文集，其间有些作品也可以拿来当小说阅读。全书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

分：第一部分写亲情，涉及父子情、母子情、兄妹情，比如《父亲》、《野西瓜》、《大姐》等；第二部分写乡情，涉及故乡情、邻里情、友情，比如《挖针》、《根岳》、《海霞》等；第三部分写恋情，涉及初恋、婚俗、民俗，比如《素婷》、《云翠》等。这些作品，写的是身边的人，说的是身边事，取材多为小人物、小事件，展现的却是人间至亲至爱的大情怀；亲情、乡情和恋情。正是这种对故土的怀念、对亲人的思念、对恋人的追忆，才引发谷新耀不可熄灭的创作冲动，把心中所思所想的人和事，演绎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，升华成永久的记忆。

生活的真实性，应该是这些作品的典型特征。阅读《野西瓜》，透过豫西一个偏僻山村的人和事，可以读出时代的印记、流年的变迁、人物行走的足迹、山村的生存状态以及大地的心跳。土地改革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大食堂、“文化大革命”、知青上山下乡、改革开放等这些一系列列过的时间符号，工分、粮票、布票、招工指标、商品房等这些涉及每个人生活质量的生存符号，都能在这些作品中找到其存在的环境和空间，听到其喜怒哀乐碰撞和心声。生活是立体的，人物是多面的，故事是穿越时空的，因而才让人感到真实。比如写父亲，不光写他勤劳、耿直和厚道，也写他脾气暴躁、打老婆、骂孩子，既表现他男子自强不息的阳刚一面，也表现他粗野、狂躁、恶

习难改的一面。同时，作者还把父亲的性格特征，放到时代环境的大背景下审视，写他被抓壮丁的无奈，写他戴上“四类分子”帽子而挨批挨斗的委屈和不幸，进而揭示出人生坎坷、命运多舛的主题。这里作者摒弃了往常众多关于父亲题材的写作模式，不是歌功颂德、毕恭毕敬地树碑立传，而是既亮“家丑”又揭“伤疤”，反而把一个父亲形象写得更真实、更生动，读来栩栩如生，过目难忘。作品中的类似人物还有不少，比如《挖针》中那个破衣烂衫、满街跑着插科打诨的“笑布袋”；比如《老景》中那个经常蹲在石墙边晒太阳，娶个傻老婆连孩子都会压死的老景；比如《根岳》中那个用蘸了水的麻绳打得老婆离婚，又渴望与年轻貌美的女知青结婚而最终却打了棍棍的根岳；还有四庆和海娃等一系列人物，各有各的生存之道，又各有各的秉性和不

幸。把这些人物串联起来，俨然一群活生生的雕塑，每个人身上都有典型的标志，或强或弱，或喜或悲，都是一个生命的音符。

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。作者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，并没有拘泥于生活的原型，而是对生活素材进行合理的剪裁和加工，通过时间与空间的转换、情节与细节的穿插、叙述与描写的交织等多种艺术手段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，彰显故事的奇特和独特，从而达到了以较短篇幅塑造完整文学形象之目的。作品多用第三人称，操着生动的豫西方言，常常三言两语，就能写尽传神。

现实生活中，敢说实话是需要勇气的。文学创作中，能说实话是需要胆略的。生活的真实是一种品格，文学的真实是一种境界。

说实话，讲真话，这便是《野西瓜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。

《我的朋友孔丘》

朱琳

这个孔子，很另类。

一扫经史子集里的正襟危坐和之乎者也，这个孔子不再一本正经不苟言笑高不可攀；他从历史的尘埃中走来，全然没有腐朽酸臭的气息，却是带着一身的血性，有骨有肉，有哭有笑，有情有欲，有希望有迷茫……他就像我们身边任何一个胸有大志却屡经磨难的少年，时时与梦想相伴，又为了梦想与现实苦苦博弈；他在那个战乱纷争、风雨飘摇的时代孤身奋争，在荏苒的光阴中数十年如一

日地修行，最终成就了不朽。

打碎许多空洞传说，重塑一个鲜活灵魂。从此，只有语录没有呼吸的孔子，复活了。

小说以孔子的发小兼车夫邹曼父之口，讲述他记忆中那些与孔子有关的往事。语言幽默调侃，让人忍俊不禁……

这是最真实的虚构。涉及重大事件，严格遵循《史记》；借助《论语》，界定孔子精神内核；由《孔子家语》把握他基本的人生脉络。而在细节上，则大胆展开想象，力争用平实又鲜活的文字，成功地完成一次形象再造。

路是无限宽广

吕良伟自传

那一刻，我握着电话的手都激动得颤抖起来，赶紧答道：“师傅，我当然希望签约啦。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学习，就想有这样一个机会。如果你肯帮我，那就太好了。”

李家鼎老师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没问题。我去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不签约，我就收你做我的武行。武行钱更多，做一天就有150块。”

当时无线新签约的艺人每个月才800块。我一听，哇，有戏，就问李家鼎老师：“这样可以吗？”李家鼎老师笑了，说：“怎么不可以？怎么算都是他们吃亏。”

我也知道，如果无线够精明，显然不愿意吃亏，那么我签约无线也就指日可待了。当时在无线，800块的工资是这样安排份的：800块分作10天的戏份，每天一个，每个半小时。也就是说，800块就是10个表演，表演完了就OK了。如果是武行，一天150块，那么一个月做满就能够收入4500块。

当时我郑重地对李家鼎老师保证说：“师傅，其实我也不敢浪费时间。我只给我自己两年时间，如果在这行里做不出什么成绩，我马上就退了。因为我知道人的时间很短，所以我不能待在那边一直熬，熬很难的。如果不成功，那我马上转行。”

于是，李家鼎马上就跟我无线打电话说：“你们签不签吕良伟？如果不签，我就要了。他做武行肯定行，能打、能演。”无线当然知道这笔账不划算，于是说：“好好，我们签了。”

签约之后，我们开始了做路人甲、匪兵乙的跑龙套生涯，这一跑就是一年。我什么角色都接，基本是无线给

什么我就演什么，丐帮弟子、黑社会仔我都演过。每天工作当八个小时，当时的工作可以用拼命两个字来形容。

没有哪个演员不想做主角的，但是要想做主角，肯定就要从配角熬起。在剧组里跑龙套的经历，几乎每一个当今的大牌明星都经历过。跑龙套不单纯是一个资历的积累，更是对自己演技的磨炼，也是让圈内人了解你实力的机会。

拍《网中人》的一个下午，我有一出在黑帮混战中的打戏。和我对戏的演员出手的时候一下没控制住，实心木棍就打在我的后脑上，当场鲜血直流。因为后面的戏份必须要有我出镜，所以监制招振强一看，完了，进度要往后拖了。

但是没想到我去医院缝了六针，晚上竟又出现在拍片现场，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天亮，一点也没耽误后面的拍摄。那天晚上的戏是我在夜色中跳进冰冷的江水里，我带着伤毫不犹豫就往水里跳去，当时只是觉得如果不坚持下去，拖了全剧组的进度就不好了。

这不是我头一回受伤了，小时候很少生病，但是经常去医院，都是因为受伤。进入演艺圈后，依然如此，我都不记得到底受过多少次伤了。拍戏第一次受伤，是在1979年拍《网中人》的时候，给人家打破了头。

后来招振强对我说：“我当时就突然觉得，这个演员身上的那种冲劲，很适合去演阿力。”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经历，使招振强最后决定由我来扮演阿力这个角色。当时留下的小小的伤疤，到现在还留在我的后脑上，摸开头发清晰可见。

想不到这件小事竟然为我带来了巨大的机遇，我的命运大门由此叩开。

你来演阿力吧

转机从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开始。

电话是1979年10月18日打来的，其时距离我从无线毕业将近两年；换言之，我已经默默无闻地跑了两年的龙套。

打电话者是招振强，是我演《网中人》时的监制，也是我带伤坚持跳水演出的见证人之一。也正是我那次带伤跳水的拼命劲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才能在《上海滩》中丁力一角选演员时第一时间想到了我这个毛头小子。

招振强是香港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第一期的学员，从名分上讲算是我的大师兄。

连载

16

THE PATH OF THE HERO
吕良伟自传
The path of a hero through progress
吕良伟自传

路是无限宽广

吕良伟自传

那一刻，我握着电话的手都激动得颤抖起来，赶紧答道：“师傅，我当然希望签约啦。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学习，就想有这样一个机会。如果你肯帮我，那就太好了。”

李家鼎老师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没问题。我去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不签约，我就收你做我的武行。武行钱更多，做一天就有150块。”

当时无线新签约的艺人每个月才800块。我一听，哇，有戏，就问李家鼎老师：“这样可以吗？”李家鼎老师笑了，说：“怎么不可以？怎么算都是他们吃亏。”

我也知道，如果无线够精明，显然不愿意吃亏，那么我签约无线也就指日可待了。当时在无线，800块的工资是这样安排份的：800块分作10天的戏份，每天一个，每个半小时。也就是说，800块就是10个表演，表演完了就OK了。如果是武行，一天150块，那么一个月做满就能够收入4500块。

当时我郑重地对李家鼎老师保证说：“师傅，其实我也不敢浪费时间。我只给我自己两年时间，如果在这行里做不出什么成绩，我马上就退了。因为我知道人的时间很短，所以我不能待在那边一直熬，熬很难的。如果不成功，那我马上转行。”

于是，李家鼎马上就跟我无线打电话说：“你们签不签吕良伟？如果不签，我就要了。他做武行肯定行，能打、能演。”无线当然知道这笔账不划算，于是说：“好好，我们签了。”

签约之后，我们开始了做路人甲、匪兵乙的跑龙套生涯，这一跑就是一年。我什么角色都接，基本是无线给

5